

中學國文補充讀物
郭懷人編

古今名文精選續編

實學書局刊

古今名文精選續編目錄

一 治論篇

陸贄：賞罰、養士、用師	一
歐陽修：朋黨論	五
王守仁：行法以振威	七
黃宗羲：原君	九
黃宗羲：原臣	二二
黃宗羲：原法	二四
黃宗羲：學校	一六
宋 衡：卑議長虞篇	一八

二 學行篇

諸葛亮：勵志(一)	一一
諸葛亮：勵志(二)	一二

顏之推：勉學	一七五
顏之推：游學	一七六
徐勉：以得爵進子孫	一七七
顏真卿：乞求職	一七八
顏真卿：守政綱	一九
高舉龍：蓋過儒苑	二〇
任某：勉子	二一
王守仁：立志之導	二二
呂坤：呻吟語	二三
方孝儒：論義	二四
戚繼光：誠忠	二五
談有字的書，讀無字的書（連會抄）	二六
三 史故篇	
劉義慶等：筆記十一則	四一
燕客：人機略	五二

趙翼：宋懲賊吏……………	五六
趙翼：明代鄉官……………	五八
許重熙：六萬人同心死義……………	六一
闕名：台灣民主國成立布告……………	六五
鄧實：復社紀賂跋……………	六七
畢公元：辱國春秋……………	六九
編後記……………	七三

賞罰·養士·用師

唐陸贄

——采自緣邊守備事宜狀

(一)賞罰

夫賞以存勸，罰以示懲。勸以懲有庸，懲以威不恪。故賞罰之於馭衆也，猶繩墨之於曲直，權衡之於重輕，輓輒之所以行車也。馭衆而不用賞罰，則善惡相混能者莫殊。用之而不當功過，則奸妄寵榮而忠實損抑。夫如是，聰明可銜，律度無章，則用與不用，其弊一也。……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，國之常典又不能施之於將。務相邀養，苟度歲時。欲賞一有功，翻慮無功者反側。欲罰一有罪，復慮同惡者憂虞。罪以隱忍而不彰，功以嫌疑而不賞。姑息之道，乃至於斯！故使忘身效節者，獲隨於等夷；卒衆赴登者，取怨於士卒；債軍感國者，不懷於愧畏；緩救失期者，自以爲智能。褒貶既闕而不行，稱毀復紛然相亂，人雖欲善，誰爲言之！况又公忠者耻己而不求於人，反覆困厄；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，例必優崇。此義士所以痛心，勇夫所以解體也。又有逼敵而所守不固，陳謀而其效靡成，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，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。既相執證，理合辨明。朝廷每爲含糊，未嘗窮究曲直。措理者吞聲而靡訴；譴善者問上而不漸。馭將若斯，可謂課責虧度矣。

(二) 養士

理戎之要，最在均齊。故軍法無貴賤之差，軍實無多少之異，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。如或誘其志意，勉其藝能，則當閱其材，程其勇，校其勞逸，度其安危，明也練毀優劣之科，以爲衣食等級之制，使能者企及，否者息心。雖有薄厚之殊，而無缺望之覺。蓋所謂日省月試，餼廩稱是，如權量之無情於物，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。今者窮邊之地，長鎮之兵，皆百戰傷夷之餘，終年勤苦之劇，角其所能則練習，度其所取則孤危，考其服役則勞，察其臨敵則勇。然衣糧所給，唯止當身，例爲妻子所分，常有凍餒之色。而關東戍卒，歲月踐更，不安危城，不習戎備，怯於應敵，懈於服勞。然衣糧所頒，厚踰數等。繼以茶藥之饋，益以蔬醬之資，豐約相形，懸絕斯甚。夫事事未異，而給養有殊，人情不能甘也。況乎矯佞行而屢賜厚，積藝劣而衣食優，苟未忘懷，孰能無慍；而欲使其協力同心，以攘寇讎，雖有韓白孫吳之將，臣知其必不能焉。養士若斯，可謂怨生於不均矣。

(三) 用師

自頃邊軍去就，裁斷多出宸衷；選置戎臣，先求易制；多其部以分其力，輕其任以弱其心。雖有所懲，亦有所失。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，死綏任咎之志衰。一則聽命，二

則聽命，爽於軍情亦聽命，乖於事宜亦聽命。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，則如斯可矣；若有意乎平兇靖難，則不可也。夫兩強相接；兩軍相持，事機之來，間不容息；蓄謀以俟，猶恐失之，臨時始謀，固已疏矣。況乎千里之遠，九重之深，陳述之難明，聽覽之不一，欲其事無遺策，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。設使謀慮能周，其如權變無及？戎狄馳突，迅如風颺。驛書上聞，旬月方報。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，分鎮者以無詔不敢出師。逗留之間，寇已奔逼，託於救援未至，各自閉壘自全。牧馬屯牛，鞠爲椎剽。裔夫樵婦，罄所俘囚。雖詔諸鎮發兵，唯以虛聲應援，互相瞻顧，莫敢遮邀。賊既縱掠退歸，此乃成功告捷。其敗寇則減百爲一；其招獲則張百而成千，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，不憂於罪累，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已，不究事情。用師若斯，可謂機失於遙制矣。

〔作者〕贊，字敬輿，嘉興人。年十八，登進士第。德宗立，召爲翰林學士，甚見親任；建中時，朱泚叛，從幸奉天，時當叛亂，機務填委，一日之內，詔書數百，贊揮翰起草，思如泉注，莫不曲盡事情，中於機會。議者以德宗克平叛亂，不惟師武臣之力；蓋亦資贊文章之助焉！

賞罰乃軍中要柄。若該賞處，就是平時要害我的冤家，有功也是賞，有患難也是扶助看顧；若犯軍令，就是我的親子姪，也要依法施行。決不干預恩讎！（戚繼光）將道貴嚴，國是當守。上司雖尊，事有必爭，——不爭，則不利於下。僚案雖親，法必當執，——不執，則隳統於中。若一概以寬容含忍處之，所謂委靡，所謂軟懦；此人即爲一人之長，一家之長，亦且不堪；況馭三軍之衆乎！（同上）

朋黨論

宋歐陽修

大凡君子與君子，以同道爲朋；小人與小人，以同利爲朋；此自然之理也。然臣謂小人無朋，惟君子則有之。其故何哉？小人所好者，利祿也；所貪者，財貨也。當其同利之時，暫相黨引以爲朋者，僞也。及其見利而爭先，或利盡而交疏，則反相賊害，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。故謂小人無朋，其暫爲朋者，僞也。君子則不然；所守者道義，所惜者名節。以之修身，則同道而相益；以之事國，則同心而共濟；始終如一，此君子之朋也。

書：「紂有臣億萬，惟億萬心；周有臣三千，惟一心。」紂之時，億萬人各一心，可謂不爲朋矣；然紂以亡國。周武王之臣，三千人爲一大朋；而周國以興。後漢獻帝時，盡取天下名士國禁之，曰爲黨人，及黃巾賊起，漢室大亂，後方悔悟，盡解黨人而釋之，然已無救矣。

唐之晚年，漸起朋黨之論。及昭宗時，盡殺朝之名士，咸投之黃河曰：「此輩清流，可投濁流。」而唐遂亡矣。

夫能使人異心不爲朋，莫如紂；能參絕害人之朋，莫如漢獻帝；能誅戮清流之朋，莫如唐昭宗之世；然皆亂亡其國。周武之世，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其爲一朋。自古爲朋之

多且大，莫如周，然周用此以興者，善人雖多而不厭也。夫興亡治亂之迹，可以鑒矣。

〔作者〕修，字永叔，號六一居士，廬陵人。著有「唐書」及「五代史」，兼工古文，詩，詞，其文集曰「六一居士集」。

諸君以今日共坐之處，是何處耶？此非三間房子，乃是一隻漏船，又當風波之中，若是睡的自然，坐的自坐，睡人反目，各不同心，將使船被風浪飄衝打碎；彼時無分賢愚，無分恩讎，都是溺死！遭此之際，便是睡人，既在一船，說不得平日不相識，說不得平日讎怨；只有推此共患共難之心，掌舵的掌舵，掌纜的掌纜，同心同力，將此撐過江海，到了上岸時，任衆人各心各路分投而去也。

（咸繼光）

行法以振威

明 王守仁

——節自言邊務疏

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，張用濟斬於轅門；狄青之至廣南也，陳曙戮於戲下。是以皆龍振疲散之卒，而摧方強之寇。今邊臣之失機者，往往以計僥脫。朝喪師於東陲，暮調守於西鄙，罰無所加，兵困縱弛。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寬之罪，而復爲曲全之地也。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？夫法之不行，自上死之也。今總兵官之頭目，動以一二百計，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，則亦何不可之有？然而此輩，非勢家之子弟，卽豪門之贅緣，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。彼且需求剝削，騷擾道路，仗勢以奪功，無勞而冒賞，懈戰士之心，與邊戎之怨。爲總兵者，且復資其權力，以相後先，其委之也，敢以不受乎？其受之也，其肯以不庇乎？苟戾於法，又敢斬之以殉乎？是將軍之威，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。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？臣願陛下手勅提督等官，發令之日，卽以先所喪師者斬於轅門，以正軍法；而所謂頭目之屬，悉皆禁令發回，毋使瀆擾侵冒，以撓將權。則士卒奮勵，軍威振肅。克敵制勝，皆原於此。不然，雖有百萬之衆，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。

37
〔作者〕守仁，餘姚人，字伯安，學者稱爲陽明先生。弘治進士。正德初，以忤劉瑾，

謫貴州龍場驛丞。後移廬陵知縣，歷官至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南贛，平漳南，大帽山諸賊；定宸濠之亂，封新建伯，卒諡文成。晚年提致良知之說，倡知行合一之教，世稱姚江學派。

子弟盡列崇階，僕隸無不榮顯，貴極而驕，奢侈無度。軍資馬賈，鹽課市賞，歲乾沒不貲。全遼商民之利，盡籠入己。以是灌輸權門，納結朝士，中外要人，無不飽其重賂，爲之左右。每一奏捷，內自閣部，外自督撫而下，大者進官廕子，小亦增俸資金，恩施優渥，震耀當世。而其「戰功」率在塞外，易爲緣飾。若敵入內地，則以「堅壁清野」爲詞，擁兵觀望，甚或「掩敗爲功」，殺良民以冒級。閣部皆爲蒙蔽。

（明、李成梁傳）

原 君

明 黃宗義

——采自明夷待訪錄

有生之初，人各自私也，人各自利也。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，有公害而莫或除之。有人者出，不以一己之利爲利，而使天下受其利，不以一己之害爲害，而使天下釋其害。此其人之勤勞，必千萬於天下之人。夫以千萬倍之勤勞，而已又不享其利，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。故古之人君，量而欲入者，許由務光是也。入而又去之者，堯舜是也。初不欲入，而不得去者，禹是也。豈古之人有所異哉。好逸惡勞，亦猶夫人之情也。

後之爲人君者不然。以爲天下利害之權，皆由於我，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，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，亦無不可。使天下之人，不敢自私，不敢自利，以我之大私，爲天下之大公。始而慚焉，久而安焉。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，傳之子孫，受享無窮。漢高帝所稱，其業所就，孰與仲多者，其逐利之情，不覺溢之於辭矣。此無他。古者以天下爲主，君爲客，凡君之所墨世而經營者，爲天下也。今也以君爲主，天下爲客，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，爲君也。是以其未得之也。屠毒天下之肝腦，離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博我一人之產業，曾不慘然，曰：我固爲子孫創業也。其得之也，敲剝天下之骨髓，離散天下之

子女，以奉我一人之淫樂，視爲當然，曰：『此我產業之花息也。』然則，爲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。向使無君，人各得自私也，人各得自利也。嗚呼！豈設君之道，固如是乎。

古者天下之人，愛戴其君，比之如父，擬之如天，誠不爲過也。今也天下之人，怨毒其君，視之如寇讎，名之爲獨夫，固其所也。而小儒規規焉，以君臣之義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，至桀紂之暴，猶謂湯武不當誅之，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。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，曾不異夫腐鼠，豈天地之大，於兆人萬姓之中，獨私其一人一姓乎？

雖然，使後之爲君者，果能保此產業，傳之無窮，亦無怪乎其私之也。既以產業視之，人之欲得產業，誰不如我？攝絨膝，固扁鵲，一人之智力，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。遽者數世，近者及身，其血肉之崩潰，在其子孫矣。

〔作者〕宗羲，字太沖，號黎洲，餘姚人。治學極博，魯王監國，任爲左副都御史。明亡，專事著述講學，所著『明夷待訪錄』力申「黜君權」「爲萬民」之說，倡言一切政治上，經濟上之設施，皆當純爲民設，君與臣應爲民衆之公役，故曰：『其人之勤勞，千萬倍於天下之人，又不享其利。』『我之出仕也，爲天下，非爲君也，爲萬民，非爲一姓也。』於封建無公法，唯專私是尙之法制，更

尖銳的批評：『其所謂法者，一家之法，而非天下之法，而亦可謂之法乎？』此其法，何嘗有一毫爲天下之心哉！亦可謂之法乎？』其「學校」一篇，亦有近代代議制之意識，以學校爲「公其是非」之機關。其烏託邦之政治思想，於暴君專制之世，可謂別具卓見。清末維新運動時，志士竊印是書廣爲傳佈，於晚清思想之驟變，極有力焉。氏其他著作亦多，如「明儒學案」更爲中國史學界中第一部學術專史，卒年八十六。

物之所以有韜晦者，防乎盜也。故人亦然。夫盜亦人也：冠履巧，衣服焉；其所異者，退讓之心，貞廉之節，不恆其性耳。視玉帛而取者，則曰罕之寒餓；視家國而取者，則曰救彼塗炭。牽於寒餓者，無得而言矣；救彼塗炭者，則宜以百姓心爲心。而西劉則曰：「居宜如是」；楚藉則曰：「可取而代。」噫！彼必無退讓之心，貞廉之節，蓋視其靡易驕崇，然終生其謀耳。（羅際：武雄之言）

原 臣

明 黃 宗 義

——采自明夷待訪錄

有人焉，視於無形，聽於無聲，以事其君；可謂之臣乎？曰：『否。』殺其身，以事其君，可謂之臣乎？曰：『否。』夫視於無形，聽於無聲，資於事父也；殺其身者，無私之極則也，而猶不足以當之；則臣道如何而後可？曰：『緣乎天下之大，非一人之所能治，而分治之以羣工；故我之出而仕也，爲天下，非爲君也；爲萬民，非爲一姓也。吾以天下萬民起見，非其道，卽君以形聲強我，未之敢從也；況於無形無聲乎？非其道，卽立身於其朝，未之敢許也；況於殺身乎？』

不然，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，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欲，吾從而視之聽之，此宦官宮妾之心也；君爲己死而爲己亡，吾從而死之亡之，此其私暱者之事也；是乃臣不臣之辨也。世之爲臣者昧於此義，以謂臣爲君而設者也。君分吾以天下，而後治之；君授吾以人民；而後牧之；視天下人民爲人君橐中之私物！今以四方之勞擾，民生之憔悴；足以危吾君也，不得不講治之牧之之術。苟無係於社稷之存亡，則四方之勞擾，民生之憔悴，雖有誠臣，亦以爲纖芥之疾也。

夫古之爲臣者，於此乎，於彼乎？蓋天下之治亂，不在一姓之興亡，而在萬民之憂

樂·是故桀紂之亡，乃所以爲治也；秦政蒙古之興，乃所以爲亂也；晉、宋、齊、梁之興亡，無與於治亂者也。爲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，卽能輔君而興，從君而亡；其於臣道，固未嘗不背也。

夫治天下，猶曳大木然：前者唱邪，後者唱許，君與臣，其曳木之人也。若手不執拂，足不履地；曳木者唯嬉笑於曳木者之前，從曳木者以爲良；而曳木之職荒矣！

嗟呼！後世驕君自恣，不以天下萬民爲事，其所求乎草野者，不過欲得奔走服役之人；乃使草野之應於上者，千不出夫奔走服役！一時免於寒餓，遂感在上之知遇，不復計其禮之備與不備；跼之僕妾之間，而以爲當然。

〔作者〕見前篇

士皆有恥，則國家永無恥矣。士不知恥，爲國之大恥。歷覽近代之士，自其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。政要之官，知車馬服飾言詞捷給而已。……清暇之官，知作書法唐詩而已。……堂陛之言，則探喜怒以爲之節，蒙色笑，獲燕閒之賞，則揚揚然以喜，出誇其門生妻子，小不齊則頭搶地以出，別求乎可以愛養之法。……如是而封疆萬一立有緩急，則紛紛燕逝而已，伏楸下求俱壓者尠矣——（雙自珍明良論）